

明清傳奇選刊

寶堂人碑



I242.1

222

3

0447/2701

琥璫 人珀匙 黨碑

明清傳奇選刊

中華書局

〔清〕葉樺斐撰
吳書蔭校點
〔清〕邱園撰
張樹英校點

責任編輯：李復波

明清傳奇選刊

黨人碑 琥珀匙

DANG REN BEI HU PO CHI

〔清〕邱園撰 〔清〕葉輝斐撰

張樹英校點 吳書蔭校點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6³/₈印張·1插頁·102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901—3000冊

統一書號：10018·616 定價：2.10元

ISBN 7-101-00335-4/I·49

《明清傳奇選刊》編輯說明

明清傳奇是明清兩代戲曲的主要形式，可比肩於唐詩、宋詞、元雜劇，是我們偉大祖國的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明清傳奇作品數量很大，雖然已經散失不少，但現存的作品仍十分可觀。這些傳奇的刻本或鈔本，現在已很難獲得，《古本戲曲叢刊》中雖有收錄，亦因印數有限，見者不多。爲了給古典文學研究、教學工作者，戲曲工作及其愛好者提供基本的資料，並爲戲曲的推陳出新提供借鑑，我們擬選一批在戲曲史上有一定影響、今天又不易見到的明清傳奇作品，編爲《明清傳奇選刊》。

《明清傳奇選刊》所收的作品，均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參考他本進行必要的校勘，並加標點。初步擬定選輯一百種左右，不按時代先後，分冊陸續出版。

選刊在擬目和編輯過程中，曾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戲曲文獻研究室的協助，謹此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五月

第五回 家門

心園春 （宋也） 吳士胥生進香天竺。板窗圍亭。遇多情桃女。新信調撥詞箋。答和締結三生。世托家父母。霹連奇陌。孝女捐身。世情親。嗟薄倖。托姻小妹。不負前盟。娉娉惜金。凌節守閨房。立志貞。義夫并取。天涯負骨。鬼還真情。更逢奇妬。扶刺江濱。賴俠盜金。髯指證明。天門上。先應坊表。勸爾嘉旌。來者。桃洪奴是也。

下
新出 （宋） 漸度芳。煮雪溶漿。烹梅瀝瀟。寒香淅透。詩脾。寫情描景。拈取眼前題。花乳滴。分崔嵬。喜濡毫。翰染燭。溪。閑春思。飛花点。柳

清鈔本《琥珀匙》

黨人碑

第十六出

引 末 日 通 天 顏 金 紫 御 香 一 片
衆 頭 紅 日 近 回 首 白 雲 低 無 限 湘 江 帳 空 懷 義 士
悲 响 寒 司 禮 監 哭 筋 是 七 承 皇 沾 恩 賜 命 奈 因 對
張 當 道 承 無 道 跡 聖 上 信 任 蔡 家 同 事 勒 立 黨 人
碑 不 知 害 了 多 少 忠 臣 義 士 由 不 目 前 全 尸 解
作 即 望 遠 下 獄 罪 別 遠 鉄 骨 石 肝 鋼 日 鉄 面 以 死
爲 榮 以 生 爲 辱 嗚 呼 哀 吟 他 是 個 義 士 因 此 先 信 照
他 世 兒 遊 生 不 想 不 有 出 首 復 代 表 亦 不 克 再 思

黨人碑

前言

《黨人碑》是清代傳奇作家邱園的作品。

邱園（一六一七——？）字嶼雪，江蘇常熟人。明亡後，隱居烏邱山，因號烏邱山人。一六八九年尚在世，以後不知所終。平生放蕩不羈，縱情詩酒，又善畫潑墨山水，雪景尤佳。與尤侗、吳偉業友善。吳偉業的堂兄吳繼善（志衍）在明末爲成都令，被張獻忠所殺，邱園以此事作題材，寫成劇本《蜀鵲啼》。吳偉業大爲激賞，在劇本後作跋云：「爰有邱生，閱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喚雁，弔孤臣而流涕，染血啼鵲。」尤侗在《邱嶼雪像贊》中說：「君善願曲，梨園樂府，吾和而歌，紅牙畫鼓。」稱美他的才情與交誼。邱園一生著有傳奇九種，今存《黨人碑》、《幻緣箱》、《百福帶》（又名《御袍恩》）三種，《虎狼彈》全劇已佚，在《忠義璇圖》裏尚存有六個單齣，其中《山門》一齣很有名。《新傳奇品》評贊他的作品風格如「入薄后廟，綺麗滿身」。

《黨人碑》搬演宋徽宗時劉逵反對建立黨人碑的事。據《宋史·劉逵傳》，劉逵中進士後，初時依附蔡京，故連續升官，雖無特殊才能，很快做到中書侍郎。後蔡京由於天上出現彗星而罷相，劉逵首先奏請宋徽宗，毀碎蔡京倡立的黨人碑，對蔡京施行的悖理虐民的政令也稍有更正。未滿一年，被御史彈劾專恣反覆，貶了官，蔡京重任宰相，又再貶官。劇中劉逵的品格、故事情節和史實頗不相符。邱園平生見

到，明熹宗時，魏忠賢的黨羽造《同志錄》、《東林點將錄》，又請立東林黨碑，想把東林黨一網打盡，南明弘光皇帝時，馬士英、阮大鍼造《蝗蝻錄》，也想把復社文士掃滅無遺。作者取材於宋代，實則針對明末現實。劇本表現出：權臣爲了打擊政敵，不惜栽陷罪名，把他們列爲奸黨，立碑石通報全國，以圖使他們聲譽掃地，死有遺臭。而正直的大臣不惜破家殞命，抗辯雪冤，有正義感的青年士子激於義憤，或動手砸爛黨人碑，或冒死把同伴救出牢獄，他們的行爲受到民衆的支持和贊揚。這種高昂的正氣和鬥爭精神，很能鼓舞人心，對後世也提供了有益的政治鬥爭經驗。當然，作者只嘉美順民的民意，而貶責「逆民」的造反，顯出了階級局限；但他把傅人龍、安民處理爲遁隱山林，則對皇帝並不倡導愚忠。戲中人物的性格，像劉遠的執着，謝廷玉的火爆，都有特色。而最成功的是傅人龍的豪俠，敢作敢爲，劉打笞的機變，時善時惡，很受觀衆喜愛。近時崑曲仍能上演《打碑》、《酒樓》、《殺廟》、《賺師》、《拜師》等齣，京劇和有些地方劇種也作過移植，在戲曲史上有一定的影響。

《黨人碑》現在已經沒有完整的本子，收進《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的本子（稱叢刊本）是以北京圖書館所藏舊鈔本影印的，上卷缺目次齣名和第一、二齣，下卷缺第二十九、三十齣。清康熙年間呂士雄等編《新編南詞定律》收有《黨人碑》佚曲一支：「〔金井水紅花〕煙帶垂楊綠，霞烘艷杏紅。回首帝城東，五雲籠，依稀雙鳳。最是瑤仙隱隱，疑在畫圖中，好教我思無窮也囉！誰不望立勳建業，位極三公，紆紫拖朱，盡作皇家樑棟？笑我客懷無賴，憂心似沖；客懷良苦，我難適從。但願得功名，唾手打破酸醞甕。」這是第二齣謝廷玉進京考試後抒懷所唱，結合第四齣他對神像悲訴落第和毆責劉打笞算卦不準的關

目，可以推測到第二齣的基本內容。據《曲海總目提要》的介紹，可知末後劉達、劉打筭兩家的女兒都同謝廷玉成了親。

北京圖書館還有一部以臺灣藏本微縮成膠卷的《黨人碑》，它的版框、版心、魚尾與叢刊本都不相同；但上卷從第三齣開始，下卷到第二十八齣截止，全書頁數、每頁行數、每行字數和叢刊本完全一樣，連字體筆跡都極其相似。兩者文字全同，故無可比勘，通本讀下來，錯訛缺漏的地方不少。

《綴白裘》第八集收有《黨人碑》的《打碑》、《酒樓·計賺》、《閉城·殺廟》、《賺師》、《拜師》五齣（相當於叢刊本第七、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五齣）；《增輯六也曲譜》第十冊收有《打碑》、《酒樓》（即《綴白裘》的《酒樓·計賺》）、《請師》（即《賺師》）、《拜師》（原誤作《拜帥》）四齣。這兩個本子都是舞臺本，已對原文作過改動。曲文部分，變易不大，《六也曲譜》並附有工尺譜，文詞比較準確。道白部分，《綴白裘》變易亦不大，《六也曲譜》則變易較大，有時等於據意重寫，但關鍵性的詞句仍多保留。

上述幾齣，恰是叢刊本文字問題最多的地方，這次以叢刊本作底本，用《綴白裘》和《六也曲譜》參校，仍很有好處。例如叢刊本第九齣有句云「諫平已悔淹東馬」，義頗含混，兩參校本子皆作「陳平已悔淹車馬」，義便豁然。又如叢刊本第十五齣劉打筭對田虎推辭不肯當軍師，大段道白中有云：「排下打卦圍場，豈堪走馬演武討求卦象微細那供得行壯軍發令自與行人家宅不同獨兵難向求財謀望酷肖月招兵買馬」。斷句甚難措手。據兩參校本子改錯補漏之後，成了「排下打卦圍場，豈堪走馬演武？討來卦錢微細，那供得行竈軍需？發令自與行人家宅不同，談兵難向求財謀望酷肖。招兵買馬」。這就準確

清楚多了。這幾齣的校法是：底本與兩參校本子出現異文的地方，如底本尚通順，即使兩參校本子相同且較優，亦不改動，如底本有疑問，而兩參校本子相同且合理，則多作吸收，如各不相同，便擇善而從，或列出異文。

其餘各齣，無可比勘，則對其中明顯的錯漏加以改正，那些雖然不通順却不能確指其錯處的，例如：「那鴛鴦誰肯深易，剝削虎鷄肉？」因此上懸纓避。」「望雨露，默一梨惠沾。」「這樣的句子，就只能保持原貌。

《黨人碑》是個有價值的傳奇劇本，惜無足本流傳，又缺乏足資校勘的資料，不能完全恢復原貌，這是很遺憾的。

張樹英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錄

上卷

第三齣	一	第十齣	三七
第四齣	五	第十一齣	四二
第五齣	一一	第十二齣	四六
第六齣	一七	第十三齣	四八
第七齣	二〇	第十四齣	五一
第八齣	二四	第十五齣	五四
第九齣	二六		

下卷

第十六齣	六〇	第二十齣	七二
第十七齣	六二	第二十一齣	七四
第十八齣	六七	第二十二齣	七九
第十九齣	七一	第二十三齣	八一

黨人碑

第二十四齣.....八四

第二十五齣.....八六

第二十六齣.....八九

第二十七齣.....九二

第二十八齣.....九四

黨人碑卷上

第三齣

【引】（旦上）曉寒不覺臨粧久，看日影又將晴晝。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日上玲瓏影。花帶粉脂香（一），柳拖金線黃。迷離山遠（二）。奴家劉氏，小字麗娟。父親劉白門，官拜戶部尚書之職。因萱親早逝，隨任京中，年方及笄，自幼許配東陽謝氏，這也不在話下。只是我爹爹立身正直，與當今蔡京、童貫等不和，奴家幾番苦諫，爹爹生成剛介性子，全不以禍福介意。今早入朝去了，不知爲何此時不見回來，好生放心不下。正是：愁多消翠黛，歡少懶拈針。（淨扮乳母持帖上）珍重鸞箋帖，爲開孔雀屏。小姐爲何獨坐在此？（旦）我在這裏候老爺回朝。乳母，你手裏拿什麼東西？（淨）這是老爺今早發下書帖，道東陽謝相公必在此會試，要差劉興到各寓所訪問他，爲何不見他來？老爺只爲入朝要緊，吩咐老婢教小姐打發劉興速去。（旦）既是老爺吩咐，你將此書喚劉興前去便了。（淨）曉得。劉興那裏？（旦上）出門稱大叔，在宅喚劉興。阿娘有何吩咐？（淨）老爺有書在此，叫你到各寓所去尋取東陽謝相公，老爺立等回話。（旦）那個什麼謝相公？（淨）你到忘了麼？（旦）各着裏哉，阿是小姐個對頭？（淨）多說。快些去！（旦）持將尺素臨魚柬，去覓東床坦

腹人。(下)(淨)小姐，劉興去了。(旦)乳母，天色將晚，爲何老爺還未出朝，不知是何緣故？(淨)想有什麼朝事，故此羈留，小姐不須憂慮。(內喝道介)呀，小姐，老爺回來了。請小姐回繡閣中去罷。(旦)乳母，快些點茶伺候。(同下)

【山花子】(三男、二旦小軍，外上)籲昏莫展回天手，忠言逆耳難投。恨奸雄毒如虎彪，壞綱常疾如仇。黨人碑賢良罄收，冠裳盡列名教休，空招千載百世羞。誰向汪瀾，砥柱中流？

下官，戶部侍郎劉達是也。耐耐蔡京這奸賊，逢迎獻媚，蠱惑君心，花石綱已肇禍於前，應奉局隨招害於後，眼見烽烟四起，國事日非。今有托紹述之說，箝制聖上(三)，將司馬光、蘇軾、程頤、文彥博等一班正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盡將指爲奸黨，要擬作黨人碑，立於端禮門內。如此是非顛倒，忠佞不分，成何國體？成何世界？好笑那滿朝臣子，一個個隱惡不言。我劉達既列朝班，豈能默默？我拚將此身，與一百二十人洗滌沉冤，未爲不可。不免就此抄下揭帖，遍傳六部九卿，明日會齊朝堂，連名具疏，痛劾奸雄，且看聖意便了。中軍官。(副)有。(外)看令箭伺候。(副)曉得。

【太和佛】(四)(外)具揭卑官劉達剖，持遍叩。爲蔡京妄上欺君久，回奸謀，元符一併同元祐，正人羅作黨人收。可見疾能蠹國都紕繆，望取連章劾奏，除奸醜，國脈重培世同仇。

中軍過來。(副)有。(外)可將我揭帖，送到吏、兵二部，傳送各科道衙門。(副)曉得。

【舞霓裳】(外)要星火奔馳似持節，把鞭抽。檄書飛遍急回頭，莫羈留。如違限刻吾當究，務

留心休得話兜兜。(副)領鈞旨。(下)(外)再着一名中軍官過來。(小生)有。(外)你再將這揭帖呈送京堂十三都御史，各衙傳遞必須周，休得要忘前失後。若遲謬，定以軍法不宥。

(小生)領鈞旨。(下)(外)吩咐掩門。(衆下)(旦上)忽聽已休衙，忙蹙金蓮步。爹爹萬福。(外)我兒少禮。咳！怎麼處？(旦)退衙休問榮枯事，觀見容顏便得知。爹爹今日回朝，有何事這等悶悶不樂？可說與孩兒知道。(外)我有國家大事在身，非汝女子可以分得憂，替得力。你問他怎麼？(旦)呀，爹爹，總有國家大事在心，當此權奸用事之日，豈容你得展襟懷？依孩兒愚見，爹爹還恬退爲上。(外)我的兒，我爲父的正爲權奸當道，必欲掃清朝宇，纔爲快心。隱忍退避，豈臣子之所爲？切勿再提起解紐二字。(旦)阿呀，爹爹阿！

【榴花泣】蕭條白髮宦舍冷于秋，本來水火豈相投？爹爹，你要去奸除邪，豈非美事？只怕勢成投鼠定招尤，枉自忠肝赤膽，空付與東流。(外)兒呀，你說那裏話來？我做爹爹的呵，剛腸怎柔，這堅貞性秉難移舊。(旦)滿朝中狐鼠爲羣，怎容那孤鴻鳳友？

(外)我的兒，你還不知道，當今聖上呵，

【漁家燈】全不想社稷金甌，信奸邪不辨薰蕕(五)。(旦)爹爹，朝廷目下又做出何等事來？(外)不要說起。聖上聽信蔡京之言，反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程頤、呂公著等一班正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悉皆指爲奸黨，要撰作黨人碑。我怎忍見千載貽譏，何靳着九重親叩？我方纔已寫下揭帖，遍送

大小各衙門，要與他樹仇，共瀆向天顏奏。（旦）爹爹，倘然聖怒，如何是好？（外）（六）拚將我分自囊首。（旦）爹爹難道不以後事爲念麼？（外）非愁，身歿葬丘，還只慮皇綱解紐（七）。

【前腔】（旦）（八）須及早卸却文繡，滄海上放鶴盟鷗，荒蕪徑松菊猶存，樂琴書自足消憂。（丑）上遍求覓不見文魔秀，呀，因甚的相對啾啾？劉興叩頭。（外）早上差你尋覓謝相公，可曾見麼？（丑）小人訪問謝相公寓所，書已投下了，只是不曾面會。（外）他往那裏去了？（丑）那店主人說，清晝，向山前水後，尋覓遍相逢偶。

（外）既如此，明日再去相請便了。（丑）曉得。（下）（外）我兒，你自幼母親早逝（九），將你許配謝生，所以今日要尋取他回來，完你二人姻事。今日又不遇他，他明日來，亦未可知。

【尾】我來朝封奏金階叩。（旦）早向青門做故侯。（外）報國孤忠志未酬。

（外）面折奸雄意自堅，（旦）休思埋骨在林泉。

（合）分明指與平川路，莫把忠言當惡言。

（一）「帶」原作「代」，據義改。下文同此，不另出校。

（二）此處疑有脫誤。

（三）「紹述」原作「紹」，「箝制」原作「制」，據《宋史紀事本末·蔡京擅國》中「京陰托紹述之說，箝制天子」句補。

（四）「太和佛」原誤作「大松佛」，據曲譜改。